

LIFTING THE FOG OF WAR

比尔·欧文斯/爱德华·奥佛利/詹姆斯·R·布莱克 [美] 著

王霄/杜强 [美] 译

揭开战争迷雾

解放军出版社



揭开战争迷雾

比 尔·欧文斯

爱德华·奥佛利 著

詹姆斯·R. 布莱克

王 霄 杜 强 (美) 译

解放军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军-2009-04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揭开战争迷雾/ (美) 比尔·欧文斯等著; 王霄等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065-5944-7

I. 揭… II. ①比…②王… III. 军事—概况—美国
IV. E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3400号

书 名：揭开战争迷雾

作 者：(美) 比尔·欧文斯等

译 者：王 霄等

责任编辑：刘施昊

装帧设计：晓笛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吴信尧等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 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发行部) 66738102 (编辑部)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海军政治部印刷厂

开 本：1/16

字 数：241千字

印 张：16.75

印 数：1~5000

版 次：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65-5944-7

定 价：33.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说 明

第一版《揭开战争的迷雾》上个世纪末付梓出版距今已近十年。当时，新世纪最初十年领导美军的指挥官们正步入职业生涯的中期，恰好在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担任中校、上校之职，他们中许多人曾作为基层军官亲历过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

而我们这一辈军人这一时期却即将告别军旅生涯。我们也经历了“沙漠风暴”行动及之后十年发生的战事。但我们这一辈军官的成型期主要与更早的冲突（越南战争）和美国最长的战争（冷战）相关。对我们而言，“沙漠风暴”行动既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我们那个时代军人生涯模式的终结，同时它也标志着改变一切之信息时代的发轫。当今时局及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未来十年的发展很可能成为塑造美军新一代军官思想的主导因素。新一代军官能否成功，美国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些军官能否更好地认识，更彻底地理解信息时代，取决于他们能否果断摆脱工业时代陈规俗套的束缚。

本人在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刻有幸出任美军二号军职人物。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本人对美军当时的发展方向曾有一定影响。本人所追求的是使军队专注于未来，专注于美国与世界各国加速迈向新信息时代将要发生的种种变化。

关注未来，是第一版《揭开战争的迷雾》的宗旨所在。本人致力于预言新世纪最初十年及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本人当时坦言，信

2 揭开战争迷雾

息技术势必在军事领域触发一场革命。与诸多革命相同，这场军事革命在发展之初容易为世人所忽视。传统观念、作战模式、编制体制往往会掩盖新兴革命的真正效能。毕竟，这场革命仍然处于新生阶段。诚如技术在人类由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在这场军事革命中，技术同样只是触发事件发展的扳机。与所有革命一样，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变动将彻底影响军队的所有编制体制，打破所有传统作战形式和军事观念。但事实上，军事领域的非技术要素才是军事革命的真正动力源。

不可否认，军事能力与国家对外政策、军事力量结构以及国际关系等宏观因素存在密切关系，但这些并非本书所关心的焦点。本书将集中讨论发生在军事领域的革命及其会对美军军事力量建设产生何种影响。

换言之，本书很可能像首版《揭开战争的迷雾》一样引发争议。本人早年即呼吁加速美军革命步伐，其激进程度为同时代多数同行所反对。笔者这一代军人当中存在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他们所领导的美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对此，笔者本人也欣然认同。但对于这种军事优势能够持续多久，应该如何使用这种军事优势，笔者与多数同僚看法大为不同。

时至首版《揭开战争的迷雾》问世之后十年，世界已然发生了诸多深刻变化。信息时代崛起速度之快，超过人类任何其他新时代。其势已在全球蔓延。故理应重新回顾本书十年前所做的断语，重新审视当时的建议，以求为下一个十年做好准备。



2009年6月18日

目 录 (Contents)

新版导言	1
第一章 疲于奔命的超级大国	35
一支捉襟见肘的军队 (44)	
今日美军 (47)	
评估比较部队战斗力 (60)	
集体感 (63)	
未来的挑战 (64)	
第二章 革命的种子	66
现代战争样式 (69)	
早期军事革命 (72)	
当今革命的根源 (77)	
“沙漠风暴”行动——得到错误教训 (81)	
新技术与新武器 (82)	
各军种依然缺乏合作 (84)	
虚假的革命 (89)	
第三章 技术基础	91
系统集成 (92)	
诺曼底与纳西里耶的教训 (95)	
诺曼底——指挥官两眼一抹黑 (96)	
进攻纳西里耶 (100)	
过渡性战争 (103)	
军事革命的诸要素 (107)	
第四章 展开革命	132
军种本位主义的影响 (133)	
本位主义的祸患 (137)	

2 揭开战争迷雾

- 半个世纪的军事瘫痪 (140)
- 改造海军 (144)
- 破除藩篱 (146)
- 战争新思维 (146)
- 展开更大的一场革命 (150)
- 解甲归田 (154)

第五章 科索沃教训 156

- 我们在科索沃的目标 (159)
- 别无他选的空中战争 (164)
- 保持一致的战争 (164)
- 美国与北约盟国之间的军事差距 (166)
- 技战术缺陷 (169)
- “鹰”特遣队的惨败 (171)
- 没有汲取教训 (174)

第六章 赢得革命 176

- 进步的迹象、瘫痪的迹象 (179)
- 21 世纪部队：陆军数字化建设 (182)
- 部署一支更灵活的军队 (185)
- 辞藻与现实 (188)
- 联合幻觉 (189)
- 不允许停步不前 (190)
- 五个步骤 (197)

第七章 未来之路 202

- 直面挑战 (203)
- 对付恐怖主义 (204)
- 与中国打交道 (210)
- 网络合作：不首先发动网络攻击声明(协定) (221)
- 未来五年的美国安全议题 (229)
- 完成美国军事革命 (230)
- 联合化进程的未来发展 (230)
- 精调系统集成 (235)
- 调整部队 (237)

附：首版导言 244

新版导言

本书首版问世距今已近十年。十年时间足够发生若干巨变。事实也的确如此。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在世界当中的地位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人讲，巨变正是上个世纪事物发展的本质特点。假设我们以二十世纪初期任何一个十年为样本与今天比较，一一罗列发生的变化，这份清单肯定是非常冗长的。而且从最初的设想看，最后的情形总是充满了诸多意外。简言之，过去十年间事物发展的速度的确超乎寻常。

回顾 2000 年，美国人普遍感觉良好。是时，冷战宣告结束，美国经济欣欣向荣，数十年来美国政府第一次没有政府预算赤字，美元坚挺有力。美国民众普遍相信他们已经没有了军事对手。事实上，人们都在煞有介事地谈论单极世界。如果说二十世纪被公认是美国人的世纪，多数美国人确实相信这还仅仅只是个开端，美国迎来的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纪，美国将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影响、最受尊重的国家。诚然，当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前副总统戈尔警告全球变暖问题形势堪忧，世界也远未平和，中东局势暗流涌动。美国在非洲的大使馆被炸，在巴尔干、达尔富尔、索马里和卢旺达等地区，种族仇杀令人发指。但在当时的世人看来，这些阴云至多是旧时代遗留的小麻烦，而非美好未来的不祥前兆。当时的美国人坚信形势一片大好而且会更好。

2 揭开战争迷雾

时至今日，新世纪的头十年即将过去，很难再找到仍抱有如此美幻看法的美国人。虽然美军在常规军事力量上仍然保持着优势，但世人看待军事行动的方式已与十年前大不相同。伊拉克、阿富汗冲突，美元贬值，对全球变暖问题的日益重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国际间对美国的观感日趋负面，凡此种种因素都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早先的乐观态度。但在此十年间，变化的不仅仅是美国人的看法。2000年时世人所设想的美好世界已不复存在，对于未来世界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世人争论不休。有一点是明确的，对世界事物之间相互关联性的全球化认知程度日益升高。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需求：我们处于同一个世纪，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都会影响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因此，必须尽快构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美军职业军官中很少有人准确预见到了过去十年间的种种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中有些人的确提到二十一世纪事物发展的速度将是史无前例的。这种观念正是美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军事革命的重要背景，它也是贯穿第一版《揭开战争的迷雾》的主题思想。这种预见自然要求持续不断地创新，不仅是要创新技术，而且也要创新军事编制组织和作战方式。有人讲为创新而创新可能并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但笔者认为，这种观念有其内在理性逻辑。一般说来，只有变得更快，不断创新，美国才能应对二十一世纪加速演进的时局形势。

笔者在第一版《揭开战争的迷雾》最后一章节提出许多明确建议，其中讲到美国应迈入第二波“系统集成”建设，即进入系统融合的更高阶段，充分利用新兴技术，集中解决编制结构问题。笔者提出，应加速装备采购改革，以更严格的跨军种互通性作为衡量标准，减少重复建设，更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和速度，研发“信息导向型”主战武器，加紧转向跨军种融合型采购模式，加大发展能够相互配合的通用装备。概言之，笔者认为，美军装备采购应更多地寻求融合，减少自行其是的单一军种采购，加速发展联合作战能力。

为此，笔者当时曾呼吁把美国军事革命作为2000年总统选举的核心议题展开一场大讨论。笔者还呼吁进行行政改革，进一步调整五角大楼的采购程序，强化核心军事支援能力，改革军事教育和训练，

组建联合部队司令部等。笔者深切希望上述目标能够得以实现，相信美军能够成为一支多军种高度融合，不断创新，不断改进的新型军队。这也正是笔者和时任美军参联会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上将在《联合构想 2010》所描述的，应该在新世纪最初十年达到的目标。

现在，时间已接近这一目标里程碑。这些预见是否实现？答案充其量算是喜忧参半。当时笔者赖以做出判断的信息技术已有迅猛发展，美军在信息技术运用方面的确有了长足进步。安全可靠的宽带通信、精确制导武器已在美军中全面推广，美军的确拥有非常有效的作战能力，美军官兵素质良好，其受教育程度可谓历史上最佳时期。

但美军军事革命的深刻程度远未达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军事革命者的预期。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即将结束之时，笔者当年所构想的军事变革似已无望实现。美军所出现的变化与过去半个世纪非常相似。2001年，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执掌五角大楼，科林·鲍威尔主管国务院之时，笔者曾撰文质询这一政府如何处置美国的军事革命，笔者指出：

“最为至关重要，最为牵动感情的一个问题是新政府如何采取措施，把各军种打造成融为一体的有效作战力量。我们讲的是联合……时至今日，美军的四大军种在共同能力建设方面仍然无所作为。试举几例，联合概念要求各军种都能使用航母，使用联合基地，而不是陆军、海军、空军各有各的基地，这还要求建立协调一致的联合常备部队。他们必须具备协调一致的后勤、通信、情报和医疗体系。这些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彻底解决，四大军种明里赞同搞联合，实际上却是在千方百计保持本军种实力。”

笔者发表上述论断早于2001年“9·11”事件，时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尚未开始，亦早于2004年乔治·布什连任美国总统，鲍威尔国务卿和拉姆斯菲德国防部长也未离职下台。简言之，当时形势尚在青萍之末，但这些十年前的论断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美国军事革命到底出现了何种状况？上个世纪最后十年间，五角大楼重新回到了它习惯性的发展模式：面对变革，谨小慎微。从本质上讲，美军的态度是保守的。它对待变革始终心存怀疑，它偏好亦步

4 揭开战争迷雾

亦趋的渐进式发展方式，总是希望先停下来巩固一番再继续前进。这种保守思想也有合理性。军事问题承载着巨大的风险，它不仅直接涉及众多军人的身家性命，而且也关系到组建、供养军队，关系到对之寄予厚望的社会、国家的安危。因此，作为一种组织机构，军队总是希望万无一失。这种情结极易演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变革会带来风险，由此渐生偏见。除非确有证据，否则迅速重大的变化在军队当中不会受到欢迎。

当然，美军并不抗拒进步。美军也不会主动寻求用老办法打仗，或用老观念发展军事力量和作战方式。职业军人都明白，竞争对抗是这一行当的本质特征。他们所受的训练就是与暴力对手对抗。他们明白，对手也在千方百计一边避开美军的军事优势，一边寻找美军的军事弱点。正如他们要设法避免在对抗较量中落入对手算计一样，他们也要算计对手，力争出其不意。由于存在这种竞争特质，美军始终都处于变化当中。即使有人想固定不变也是不可能的。美军是否发生变化并非问题实质所在。变什么，怎么变，以何种速度变化，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但解决问题决非易事。这些问题的背后，实质上是人类有关军事发展模式长期存在的两种观念的激烈较量，是促变创新，还是谨慎小心，避免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一再说明，美国军事领域的变革形态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总是时强时弱，时而创新不断，继而则是设法把创新融入现有编制体制和作战理论。创新受到欢迎，军事创新受到重视，主要得益于它们的潜力能够在组织编制和作战理论中得以发挥，这种融合过程通常难以觉察。因此，常规教条似乎总是居于主导地位，但实际上变革创新始终在加速前进，相互作用，积蓄动力，直到激荡出一场新的创新爆炸和思想革命。过去十年间军事革命的发展历程即是如此。回溯看来，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播种的革命种子并未全部结出果实，但有一些的确牢牢生根。有些事已经出现巨大深远的变化，有些事却并不尽然。有些则注定将在未来数年间发生变化。

在简述过去十年对美国军事革命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中心事件——伊拉克、阿富汗军事冲突——赘述几句。本书无意深

究这些军事冲突对美国历史、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乃至美国军队的影响。事实上，诸如此类的讨论已在政界和美军院校、期刊杂志上层出不穷，而且这种讨论势必持续许多年。笔者本人也在其他场合就此发表过看法。在此，笔者认为仅说明一点足矣：即美军的军事占领行动可谓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篇章，如此严重的管理混乱，必须加以深入调查，以求真正了解这种窘境为何发生，如何成型。

然而，此种冲突对美军变革产生的直接影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有种说法认为，武装冲突是催生重大变革的触媒。由此推论，大规模冲突、毁灭或世间悲剧应该是唯一能够激发军事革命的推手。笔者对这种推论难以苟同。本人始终相信，激发变革的因素不只限于悲剧和毁灭，和平时期的决策亦能促成变革，且其常能成功避免战端，遏制战争。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所经历的武装冲突的确能够引发若干变化。但正如笔者下文将要阐述，这些变化并非必然结果，而且往往出人意料。下面，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军在投身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之前的状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

笔者上世纪九十年代所倡导的“系统集成”得到发展是该时期的一项积极进步。系统集成这种提法实指对军事能力建设要有独特思路。笔者强调“独特”，是因为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军事能力建设始终备受关注。要看清战场，理解战争；确保本军通联和思想统一；运用信息快速调动部队，发起精确有效攻击；快速评估战况发展，有效发起后继行动；对于这些基本概念，恐怕任何职业军人都不会感到陌生。真正容易引发争议的是由这些概念衍生的意义。笔者及其他军事革命倡导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各种军事能力的有效融合，系统集成则可以使各种系统真正融为一体。因此，最重要的并非单个型号战机、战舰或坦克的质量、价格和性能，而是这些作战系统的相互协同

作战能力。打破系统之间的障碍才是核心问题。这其中有些是技术问题，如加强无线宽带、路由器功能等通信能力，有些涉及加剧技术障碍的组织编制、部队传统等非技术问题。因此，实现系统融合必须依靠改变军队的传统思路，改变那种“历来这样办事”的老观念。此种深层根结问题在过去十年中始终未获解决，这才是军事革命必须加以克服的难点。

举个例子，随着空间传感器、无人航空器、机器人数量增加，传感器与网络系统联接能力增强，自动目标确认信息处理能力提升，美军现在“看清”战场的技术能力与十年前相比，两者云泥之别显而易见。除此之外，诸多通信技术困难也为宽带接入技术所突破，精确制导武器则在各军种武库中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在技术层面之上的社会层面却未能同步跟进。军种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状况依旧。保守观念顽固不化，部分原因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美军出现一股“抵制革命”的思潮。

1997年，时任联合参谋部主任——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中将在推动军事革命向前发展时，曾有一项从逻辑上看非常自然的动作。布莱尔等联合参谋部幕僚注意到，时各军种都顾自采购主战装备，空军在搞F-22战斗机，陆军要上“十字军”火炮，海军想要DDG-51战舰，陆战队有个V-22旋翼机项目，大家都是各搞一套。结果显而易见，把这些装备放在一起打仗肯定问题不断。布莱尔当时考虑，让各军种抽调一支即将列装这些武器系统的部队，组建一个联合单位同训同练。布氏等人称之为“前卫”部队，意思是今后各军种再研发大宗主战装备，应该等到这支联合单位的实际表现确认这些装备能够有效联合作战之后再说。但正是这种考虑最终断送了整个计划。布莱尔的上司、约瑟夫·拉尔斯顿上将后来曾这样解释，此种安排形同否决了军种采购主战装备的自主权，此种权力在各军种看来是“不可剥夺”的。因此，“前卫”部队这种想法实在过于骇人。

拉尔斯顿将军道出的是当时美军领导层相当一部分人的共同心声，即其时应该对军事革命踩几脚刹车了。1997年，沙卡什维利将军卸任，休斯·谢尔顿上将出任参联会主席。谢氏上台办的头一件事

就是把《联合构想 2010》改成了《联合构想 2020》，其目的非常明确，即后者所写内容已不再为军界新领层所考虑。^①对军事革命持保守态度的并非新任参联会主席独有。当年 12 月，国会组织的一个防务问题专家组发表了一份题为《防务转型：二十一世纪的国防》的研究报告，呼吁转型美军，应对新世纪的安全威胁。但报告的措辞论调却是相当保守的：

早期转型阶段出现的技术，无论是海军航空力量，还是弹道导弹，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短则十年，长则二十载——才能发挥作用。即便是那些现在列入“快车道”的优先发展项目，经常也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走上战场。此外，确定新装备的最佳运用方式，相应调整部队组织编制还另需时日……

军事革命的紧迫意识由此不再。取而代之的重点是搞渐进式变革，“转型”取代了“革命”。

这一替换看似平常，其实不然。简言之，“转型”指的是“变化”，对变化的速度或方向并无特指。专家组煞费苦心选用这种提法，就是想要安抚那些对“革命”感到不安的人物。其用意在于让五角大楼就此恢复往日常态。最后，五角大楼欣然接受了这种新说法。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旦把变化时限扩展到未来二十年以后，这些都是现任军队领导人任期之后的事了。军队总是有变化的，因此，各大军种都会理直气壮地讲自己确实在“转型”。事实也果真如此。现有装备摇身一变，就都成了“转型”装备，尽管这些货色其实在冷战早期就已经开始设计。零碎谨慎的改进随即再次大行其道，风险管理重新成为主要工作指导思想。美军昔日那种关照军种各自传统和需求的决策风格卷土重来。

^① 尽管五角大楼的战略构想通常要展望未来二十年的情况，但其实际规划一般仅关注未来六年之内的情况。首版《联合构想 2010》成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书名如此，就是希望其内容能够影响当时美军的建设规划。因此，把焦点转到 2020 年其实是个明确信号，说明五角大楼和新任参联会主席已无兴趣在其任内将这些构想在实际规划中付诸实施。

乔治·W. 布什政府，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伊拉克、阿富汗战争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笔者曾受邀造访乔治·W. 布什的得州克劳福德牧场，商议支持共和党选情及一旦共和党执政入阁之事等。笔者与多位国家安全事务专家有幸交流，其中诸公（保罗·沃尔福威茨、莱斯等等）日后都在布什首任政府中身居要职。笔者对参与此类竞选活动本来就心存疑虑。一者，笔者感到这些人物对美国军事问题的认知有限。再者，这些人物大谈加速军事转型，似乎主要基于对克林顿政府的厌恶，而非真心致力美军转型。他们抨击“建设国家”，批评美军在巴尔干的军事行动，个中原因在笔者看来就是因为这是克林顿政府在搞的事。与之类似，他们看似支持军事革命并非他们看重其价值，实则是克林顿政府对之不太重视。军事革命对他们而言，其真正价值在于借题发挥，批评克林顿及其政府无所作为。因此，笔者最后离开克劳福德时对这些共和党人很不以为然。

但当时也有若干迹象表明布什新政府似有可能重新强调军事变革的速度。布什作为总统竞选人，1999年9月23日曾在Citadel发表讲演，呼吁加快转型步伐，批评冷战时期设计的主战武器装备已无前途可言，他声称应该“跳过整整一代诸如此类的无用装备”，直接发展一支更现代化、更富战力的军队。待到布什大权在握，他任命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为国防部长。拉氏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对军事革命倡导者的观点颇有兴趣。拉氏与笔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曾数度交流。笔者一度认为拉氏是布什身边少数真正理解军事革命，并有心加以推动的难得人物。拉氏上任之初的一些政策作为似乎也佐证了这种印象。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他任命亚瑟·塞伯罗斯基领导一个直接对他本人负责的“部队转型办公室”。关于塞伯罗斯基的杰出作为文中另有所述。

此后接连发生2001年9月恐怖主义袭击、2001年10月进攻阿富汗、2003年3月进攻伊拉克等重大事件。尤其是伊拉克冲突及巴格达陷落之后的占领任务极大地分散了拉氏最初对军事转型的注意力。伊拉克的军事冲突持续时间之久在美国建国221年以来所有战事中位列第二（持续十年的越南战争位居第一）。这场冲突对美国及美国在世界政治地位的影响极其深远，其后续影响将延展到下一届政府，未来数年美国的内政外交都会继续受之制约。

在进攻伊拉克之前两个月，笔者在《西雅图时报》发表社论文章，谈到对美国战争准备的一些顾虑（参见报章摘要）。当时，笔者及大多数美军高级将领都认为，美军能够快速击败伊拉克军队，这一点毫无悬念。笔者所担虑的是更为宏观层面的战略问题。笔者对时局的感觉是布什政府对军事冲突并无通盘考虑，对于作战行动之后的事态发展考虑更少。

《西雅图时报》，2003年1月29日：《关注战后形势需求急迫》

……这些更宏观的问题涉及美国的公信力及其激发的自信心，美国对穆斯林民众的理解与和平共处的能力，各自子孙后代的前途问题，中东、巴基斯坦、印尼等国家地区的稳定问题。这些问题都带有战略性，而不单单是部署军队、外交斡旋、民族间战争这些战术问题。这些战略性问题将持续未来几十年，而且是衡量上述战术问题能否符合美国战略设想的标准……

……在讨论进攻伊拉克的战术细节之前，我们应该明确，“什么是我们的战略？”由于缺乏全民讨论机制，我们很难回答下列疑问：

- 美国是否应该实施针对中东的“马歇尔计划”？
- 美国是否有一整套规划，能使美国以强有力的伙伴而非超级大国的身份，带领盟国共同前进？
- 美国是否准备在某种情况下解决掉所有的“坏家伙”，如果真如此，有哪些条件？
- 美国在打完“四天战争”后（这是笔者对伊拉克作战行动时间的预判！）准备怎么办？届时美国如何关照这个拥有世界第

二大原油储量的伊斯兰国度？

- 如果与伊拉克开战，是否会导致巴基斯坦局势动荡加剧，导致穆沙拉夫总统下台，继而使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落入更为激进的伊斯兰领导人之手？
- 整个地区局势是否会陷入动荡？
- 美国是否会留在那里监督和平，会留多久时间？

言归正传，本书主要目的还是讨论军事力量建设问题。尽管很难在回避政治社会的情况下讨论某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笔者的评论主要还是集中在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军事意义。

上述两场军事冲突都有明显的两个阶段。先期是一个持续时间较短、战事相对激烈的阶段，美军迅速击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继“重大作战”行动阶段之后的是反美武装叛乱，美国的战略随即转为反叛乱行动和支持美国扶植的政权。伊拉克军事冲突对美军，尤其是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影响之深显而易见。美军大部分伤亡都发生在2003年9月即攻陷巴格达之后。这一时期美陆军阵亡人员（2707人）比例占全部阵亡者70%多，伤者（18000人）比例近65%。截至2008年9月，约700000名陆军人员至少在伊拉克战区轮战一次，约200000人已经是两度轮战，约110000人已三赴战区。

上述数据看似惊人，但也必须看到，同一时期（2003年—2008年），约27万美陆军人员一次也没有前往伊拉克或阿富汗。过去五年，仅有20%的陆军人员曾被部署到伊拉克。部署到伊拉克的部队的阵亡率为1.5%。单从比例上看，美陆军战区部署人员比例及阵亡率非常接近越南战争。但两者之间区别也非常明显。一者，美陆军在越战时期多数是义务兵（在伊拉克的美军没有一个是义务兵），而且越战参战兵力是现在的14倍。再者，越战持续时间是伊拉克冲突的一倍。因此，美国社会对两场冲突的观感印象大不相同。尽管今天在伊拉克发现的事件可以立即传给美国民众（还有世界其他地区），但真正关心这场战事的美国人并不多。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已放弃征兵制